



愚伏別集三

附錄
年譜

共六

~16
2344
13



和
號 2344
卷 16-13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四



附錄

年譜

先生諱經世字景任少號荷渠又號葵成子晚等別業於于北山中改于北以愚伏仍以為號或稱石梁道人

癸亥 大明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二年大明宗恭憲九年

月十四日巳丑壬申時先生生于尚州栗里村第

先生先世籍晉州九代祖牧事公判尚州畱一子于尚

後世仍居至高祖修義公始卜居于栗里先生晚歲移

卜于洛江上梅湖村

甲子 嘉靖四十三年明宗大先生年二歲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明宗大王二十一年先生年三歲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明宗大王二十二年先生年四歲

丁卯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明宗大王二十三年先生年五歲

戊辰隆慶二年宣祖昭敬大王元年先生年六歲

己巳隆慶三年宣祖大王二年先生年七歲○讀十九史略七

卷能強記了了不忘

庚午隆慶四年宣祖大王三年先生年八歲○讀小學

按先生跋養正篇云余年八歲先君子課以文公小學書日用之間提耳以遜悌之方甚勤且切云○蒼石李公竣撰先生墓誌云自能言讀小學一卷纔訖其餘迎刃而解書過目輒成誦微詞奧義一閱領其趣落筆嫵

媿皆驚人語云不惟六才夙達承學淵源繁可見矣○少從從祖翁奉公學公每見先生所賦歎曰句句如花

開大吾門者必此兒也

辛未隆慶五年宣祖大王四年先生年九歲

壬申隆慶六年宣祖大王五年先生年十歲

癸酉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宣祖大王六年先生年十一歲

甲戌萬曆二年宣祖大王七年先生年十二歲

乙亥萬曆三年宣祖大王八年先生年十三歲

丙子萬曆四年宣祖大王九年先生年十四歲

丁丑萬曆五年宣祖大王十年先生年十五歲

戊寅萬曆六年宣祖大王十一年先生年十六歲○赴慶尚道鄉

解中生員進士初試

墓誌云元在較藝之場每居前列然其趨向之正乃於
舉業之外知有吾人用力之地刻意為學賦從善如登
詩以自勉云

己卯萬曆七年宣祖大先生年十七歲

庚辰萬曆八年宣祖大先生年十八歲○**補**謁西厓柳

先生受為學之序

墓誌云西厓柳文忠公知州事勸課多士公賓賓然執
禮請益自是涵而飲之月有所益云

辛巳萬曆九年宣祖大先生年十九歲○赴鄉解又中

生員進士初試

壬午萬曆十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歲○中進士會試

第二名

先生所試賦傳于世

癸未萬曆十一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一歲○赴鄉解

中別試初試

先生所試策傳于世

冬聘全義李氏

部將海之女

甲申萬曆十二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夫人

李氏卒

乙酉萬曆十三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三歲○春王母

夫人郭氏卒○以都會居魁有恩賜

先生所試賦傳于世

丙戌萬曆十四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四歲○春以

庭試八格有 恩賜○九月登 謁聖乙科第二名

先生所試表傳于世

十月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階將仕郎

丁亥萬曆十五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五歲○春聘真

寶李氏

秉節校尉潔之女

冬校史薦

戊子萬曆十六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六歲○夏拜

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階從仕郎○冬陞通仕郎

待教

一日 上講詩傳問委巷之義諸講官不能對先生乃

進曰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語出檀弓 上悅及退問

左右鄭某誰人子也

己丑萬曆十七年宣祖大先生年二十七歲○春陞

務功郎奉教○夏被選弘文錄○秋 賜暇書堂○拜弘

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

一日 上教吏曹催玉堂參下之除時參下被錄者李

公尚弘已經博士只有先生及鄭公協吏曹以望不備

為 啓於是 特命以李公為弘文館博士先生及鄭

公為正字實曠世 異數人皆榮之

文臣庭試居魁有 恩數○十一月授宣教郎○坐翰苑
誤薦罷下獄尋蒙 恩宥旋 下叙命憲府啓收

時鄭汝立謀叛事覺獄事甚急憲府以先生曾在翰苑

薦賊甥李震吉論罷官繫禁府樸川縣監韓公浚諫兵

曹佐即朴承宗同被逮梧將不測人皆危懼先生不少

動靜俟之而已凡二十日而蒙 宥旋 下叙命憲府

啓請還收○有獄中舒懷諸作

十二月南歸

庚寅萬曆十八年宣祖大王二十三年先生年二十八歲○六月

丁贊成公憂

墓誌云守制於廬柴毀幾不勝喪

七月女盧碩命妻生

辛卯萬曆十九年宣祖大王三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九歲

壬辰萬曆二十年宣祖大王三十五年先生年三十歲○夏叙用

○六月母夫人李氏不淑于兵中○八月拜禮曹佐郎上

疏陳情辭 不許

時倭寇猝至列鎮瓦解先生與若干同志召集村兵以

州人金光輻金嗣宗為領將設伏斬捕六月十日合陣

于鞍嶺山猝遇大賊夫人及主簿公皆遭梧先生亦

中矢墮落懸崖絕而復甦 朝廷謂先生倡義討賊可

嘉 特拜禮曹佐郎先生上疏陳情極言難受之義其

略曰草間殘喘急於自衛召集村兵分伏里街略為自

防之具而已實未有仗義討捕之計而猝遇大賊強弱相懸再合而敗避亂人在陣後者多罹鋒刃焉當時所為不過如此而其間零碎擊獲之勞金光輻輳數人當之臣實無秋毫與焉抑臣於此又有所不忍者焉當初鞍嶺之敗臣毋死焉臣弟死焉緣臣罪戾通天有此酷罰而又不能身殉毋傷中矢于肩墮落懸崖子遺餘生獨存視息於天壤之間自憐無面目可以對人而今日自天之恩乃因其時之事臣若受而不辭則是賣化者以自利也臣亦何心可忍於此乎云云

遞授成均館典籍○為倡義將李逢叅謀官馳檄遠通召募兵糧以復雙為意○冬往湖西乞軍餉行到公山遭

痘疾幾危而蘓

萬曆二十一年

宣祖大王二十六年

先生年三十一歲○冬

有旨于本道監司使之敦諭起送與贊辭命上疏陳情不赴

時大賊彌滿 天兵致討責應酬酢皆用文書遂有是命先生上疏謝不赴其略曰家者國之刑也忠者孝之推也不厚於親能厚於君乎故集情之前代重之必行於甚不得已之際而又必其人出處闕國家輕重然後從而起之臣才識薄劣最後恒人加以喪亂之餘散失魂魄心慮壹鬱對未嘗到文字上草創討論之事其何能一辭有所贊耶處之以義理而甚不可度之以才

力而決不堪云云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

宣祖大王二十七年

先生年三十二歲○八

月服闋拜禮曹佐郎俄遷兵曹佐郎旋授弘文館修撰知製啟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被 召入都謝

恩○十月拜司諫院正言○十一月還拜修撰無如故

時當大亂之餘國憂方殷先生入對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本治道者不過曰學而已所謂學非但襲先王緒言通遺經訓釋而已須有思辨之實積累之漸然後學由是而進心由是而明既知此心之由學而明則當知此心之非學而闇明則光輝炳燭於事物闇則是非懵然而不辨然講明此學而不以敬持守則將無以

維持此心而為涵養之本矣 殿下有求治之心而大有為之效未著豈非學問之功不純而怠忽之私有以間之也天降大罰百事潰裂勤於學問以明治道則舊邦之維新在此此學不繼治道多雜則國勢之不振愈甚反復辨論辭氣愷切 上怡然傾聽○時 上始講周易先生進言易為聖學之正宗雖不可不講而然其義精微難曉春秋明討賊之義當此撥亂之日最是急務○一日 上問程傳與本義異同先生進曰畫前之易竒耦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竒耦之已形者也讀易者但就六十四卦知文王之象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伏羲先天之學莫之聞焉至邵子承穆李之傳

大為之發揮然後始知三聖之辭皆出於先天之畫由是而易之本原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耳若程傳則雖不釋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實所以得周經之義也此其同異之別在學者而言程傳為尤切矣○一日上問陰陽升降善惡吉凶之應先生進曰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交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交者為泰為既濟君德之居上而親下須如是方可上下相交而成世道之泰矣不惟治道為然修養家之水火交濟亦猶是也又曰積陽多其漸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君子小人之分皆由於是蓋陽生物陰殺物雖其造化待對之體不能相無而其類有淑

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貴陽而賤陰扶陽而抑陰之意也 上傾心酬酢亟加獎賞至以國士稱之白沙李相公每自講遜退語人曰鄭京宣待講才也○一日經席語及時俗先生進啓兵亂以後人失其常性 上曰此言良是曾見工人服役於掖庭一日伏於前問其由則徐應曰小的聞毋死敢請歸略無悲傷之色此亦失其性者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先生年三十三歲○正月授承議郎兼世子侍講院司書○三月製進 皇朝謝恩表○四月與同僚上劄請收攝政 成命

時 宣祖殿經喪亂不樂在位 命光海攝政先生與
同僚上劄力争略曰天未絕宋民猶思漢淨雪深羞光
復舊物皆 殿下之責也誠宜益勵嘗膽之志不廢沫
血之誠思有以慰答神人再造邦家而奈何過自菲薄
徑息退遜上負 祖宗之托下孤臣民之望未知於
聖上之心安乎否乎云云前後數十劄竟得蒙允
知製 敬

自是通政以下內職例帶

五月以病辭遞授典籍○六月陞直講俄還修撰兼侍講
院文學○八月陞校理○九月與同僚上劄請立自強之
本

略曰古之英雄豪傑之主雖喪亾塗地而其氣益厲未
嘗以摧敗挫衄之故而少輟其有為之志故一旅之衆
十寨之車二城之地終能出死得生以亾為存况今所
賴以為力者不翅倍蓰於彼焉誠能以 殿下之英武
將之以必為之志不以摧敗而沮喪則今日之勢豈至
於終不可為哉但患無其志耳傳曰志立而事半又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志既立而行之以至誠則天
下無難濟之事矣伏惟 殿下深察焉 批曰所論至
矣深用兢惕敢不自勵
命賜內厩馬及馬糲有 恩旨上箋謝
以侍講周易故

十月上疏陳情歸鄉省墓

疏略曰淒涼數尺之封託在無人之境流光荏苒寒暑
換質雨露春濡未定怵惕之心繁霜夜降旋纏悽愴之
懷中宵不寐百念來集瞻言鄉山不能奮鼎云云 批
曰給由勿辭仍 傳曰此疏一通寫入辭 朝日 東
殿賜藥裹○是行取道公州見少妹朴氏婦

十一月還 朝與同僚上劄請頻 御經筵

劄本逸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 宣祖大王 二十九年 先生年三十四歲○二

月拜吏曹佐郎兼侍講院文學

墓誌云公為吏郎升黜流品一以賢邪持心如秤未嘗

為人作輕重

以 御史下嶺南巡按防戍諸處○三月與體察使李相

國元翼會于金烏山城○拜弘文館校理兼 經筵侍讀

官春秋館記注官

上教以鄭某不可離講筵故有是命

五月拜吏曹正郎兼侍講院文學○六月到禮安與門族

會于松齋故宅○參拜陶山書院○訪月川趙公○七月

授奉訓郎兼校書館校理○八月復 命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宣祖大王 三十年 先生年三十五歲○正月

上疏乞解職從戎專力於奮義討賊之事

疏略曰臣行負神明罪通天地寇亂之際受殃徧酷母

死於賊第死於賊師死於賊一門骨肉之死於賊者又
殆十餘人當初兵鏑之榴雖靡不到而死之慘未有
甚於臣家如使臣稍有復讎之誠赴敵之勇則久已作
沙場之骨豈忍與賊俱生以至今乎披血之泣或飲於
獨處之地者惟鬼神知之惟思碎首捐躬少雪窮天之
痛一心耿耿橫在肚裏臣既在此秋毫無裨而所帶諸
職又非閒漫之局伏望 聖慈明賜憐察許遞職名使
臣得以專意於枕戈之事則臣雖迂腐即當仗劍執戈
身編行伍效死於矢石之間上帝監臨臣言不飾云云
疏入 不准

授奉直郎○體察使西厓柳相國辟為從事○三月差

殿試試官○四月以重試入 殿庭告病而出○差庭試
試官○差謁 聖試官○授通德郎兼承文院校理○六
月己卯升日子松生○七月拜議政府檢詳即陞舍人兼
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校勘 世子侍講院文學校書館
校理○八月拜弘文館校理兼侍講院弼善

他兼如故

與同僚上劄請守都城

時倭賊再寇中外震恐先生與同僚上劄請守都城其
略曰往往壬辰國脉未甚斷喪王綱未甚陵夷民心未
甚離散而大駕一動未出都門而民不知有 君上
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其得免於覆亾而保有今日蓋

天幸耳天幸其可再徵乎今日之事又與壬辰相懸離
都城一步則民皆仇矣無可往矣 宗廟公矣伏願
殿下毅然發奮 親御六轡厲氣巡城督率諸將規師
江上因巡上流之形嚴勅防守之事使旌旗鼓甲精彩
頓變京師形勢自爾壯固則先聲所及士氣百倍孰不
願為 殿下致死力乎 批曰天下事言與事異然當
畱念
隨體察使巡畿甸有次厓翁兩律○拜議政府舍人無如
故○拜司憲府掌令無如故○九月以 御史巡檢嶺西
有宿酒泉縣樓七絕宿錦江亭一律
差奮義軍將

時 朝廷設奮義廳以激勸復讎人先生周旋其間竭
心盡力募軍兵繕器械建旗整旅受 命為將未久流
辭本職遞授成均館司藝無如故○拜弘文館副校理無
如故○十月承督府分付催運糧餉於嶺西○隨體使南
下俄還 朝○陞司諫院司諫兼承文院叅校餘無如故
階朝散大夫○十二月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
製教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承 命下嶺
南問安于楊經理及麻提督
時楊公督諸將直到蔚山圍倭將清正于島山朝夕且
受降報至 上喜甚 命先生賚賀帖問安馳到安東
則玉師不利已退次矣有題伴鷗亭五七各一律

萬曆二十六年宣祖大王先生年三十六歲○正

月陞右副承旨○二月陞左副承旨俄陞右承旨○三月

陞左承旨○陳御史劾西歸承命別問安於碧蹄○四

月拜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墓誌云時嶺南方伯缺上於榻前指公謂曰此人

才局可差遣時有相臣替其決時當兵革之際戎務叢

沓外則濱海之地賊壘相連內則湖嶺之中天師彌留

公能日夕究心施置有方催糧於凋弊之民括兵於流

徙之日不專以調發為急而亦能以寬裕為政威愛著

洽兵民胥悅藹然有古攬轡之風○有呈楊經理文見

文集

五月到尚州祭先塋告追贈○六月到醴泉行慰安祭

于鄉校

麻提督使夜不收移置五聖位板故也

九月隨麻提督到晉州聞望晉賊退遁致辭于提督○操

文祭盧游擊繼忠

提督攻捷泗川賊盧中丸炮

十月拜慰提督

提督領大兵進圍安洋不利故也

到三嘉檄召諸將收集散兵○十一月上狀辭又上疏辭

時議方攻厓相并侵先生先生不自安遂乞免

十二月遞授護軍

寓醴泉花庄里

除青松府使不赴

宣祖大王 先生年三十七歲○正

月流授副護軍○歸栗里

宣祖大王 先生年三十八歲○始

卜愚伏山庄

溪山清遠上下十餘里間懸崖曲澗絕壑深林皆奇勝地中歲多居於此

二月除寧海府使○四月到任

墓誌云其為政精明峻潔一以省事不擾為本○士俗善鬪狠相告訐書所惡者過惡暗投於庭相繼先生初

甚憂之乃曰此必有以致之遂嚴飭僕隸得輒付火若無見者不數月其事遂絕士民相謂吾邑匿名書之弊其來已久而莫或矯正我侯之來不復有聞君子之澤如是云

五月謁 聖與諸生講讀○六月壬申朔行盟 闕禮謁

聖試士○戊戌 懿仁王后昇遐七月戊午十七公文

始到舉哀成服○八月丁丑初七行釋奠于鄉校

有次坡翁韻寄山中諸友等作

九月到海上看日出○十一月訪月松亭○十二月庚午

朔呈病經歸坐罷辛卯以 后奄下玄宮上玉成書堂行

盟哭禮

萬曆二十九年宣祖大王三十四年先生年三十九歲○正

月甲辰初五日以後卒哭上玉成易白袍笠行墜哭禮

○戊午子樽生○四月携諸益遊賞愚伏泉石

有次歸去來辭

六月患背腫幾危

枉床席數月

十月特命別叙以校正廳堂上召○十一月赴召

到堤川上疏告病歸

有宿島潭堤川館次退溪先生韻諸作

壬寅萬曆三十年宣祖大王三十五年先生年四十歲

墓誌云時公家食將二稔矣乃與同志相議曰維摩詰

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吾徒皆有志澤

物獨不念康濟同胞耶遂各出錢設醫局取其息質材

料隨病投藥取先儒存心愛物語名其局曰存愛院其

陰德之及物者廣矣

二月拜承政院左承旨被召上狀辭以疾○三月拜禮

曹參議不赴○遊俗離山○承召命

以校正事

憲府啓請罷職不叙

先是鄭仁弘起鄉兵名以義旅賊退朝廷命罷兵而

仁弘猶不罷擁以自衛侵擾閭里威行州縣人莫敢誰

何先生為嶺伯時執其麾下以詰之其後李公貴以召

募官往來嶺左歸路訪先生言仁弘不道狀甚悉先生以曾所見者語之李公遂陳疏極論將先生語證之仁弘大啣至是為都憲捏出不近之謗論以罷職不叙上持不從第五 啓始 允李公乃上章辨之 畫室八愚伏山庄

先生自是無意世事杜門靜居益取聖賢書沉潛講究至忘寢食間或游沫泉石若將終身日誦大學離騷朱子答陳同甫諸書至老不輟 等懷遠五老諸臺

有愚巖說問山山答棄牛諸作 十二月與諸生會存愛院講中庸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三宣祖大壬 先生年四十一歲

有和漢陰李相公寄曆日二律

二月構溪亭

名曰聽澗

十一月與諸族會祭黃翼成喜影堂

影堂在尚州中年縣先生翼成之外裔也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三宣祖大壬 先生年四十二歲

有記夢并小序謝鄭生來訪諸作

三月登五峰塘開萬松洲○四月泛月檢湖○六月編養

正篇

有跋文

八月女宋浚吉妻生○九月方伯李公時發來訪觴詠于萬松洲

有唱酬諸作

十二月 命叙授副護軍

己 萬曆三十三年三宣祖秋王先生年四十三歲○三月立家廟○五月倡諸生建書院于洛江之濱

先生以吾東方道學之傳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有若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諸先生相繼而作講明正學而皆蔚興於數百里之內本州又在嶺上游遂議建一大書院合祀五賢使後之學者知吾道正傳之在此號其院曰道南

八月哭從叔父叅奉公喪

有祭文挽辭

十月與牧伯金公尚容榜會于存愛院

有月夜次蒼石一絕把還煩擾放還流覺得公時便是叔從古此心無別法莫將光影費尋求

丙 萬曆三十四年三宣祖大王先生年四十四歲○有

愚谷雜詠二十絕

并序其懷遠臺一絕云巖基千尺抱瑤琴味歎黃虞坐暮陰山遠水長人不到只應魚鳥是知音

冬製道南書院上樑文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王宣祖大王先生年四十五歲○正月

自道南泛舟訪鳳陽○二月問西厓疾留半月

有次晦庵水調歌贈金士悅二詩

除大丘府使○三月入都肅謝

有道中遇大風一絕

四月辭朝○五月丁卯初五展掃先塋兼行焚黃○戊

辰哭西厓喪○補與及門諸公為位而哭如五服相吊儀

有祭文挽辭

乙亥上任

墓誌云其為治先教而後罰令行而民信鄭寒岡語人

曰大丘之治悃悃無華可謂吏治之師

六月訪研經書院與山長徐公息遠會拜先師像與諸生

通讀

有次徐行甫盆梅折寄韻郡齋書懷諸作

八月丁卯初七行釋奠于鄉校與諸生通讀

逐月往鄉校或書院課讀未嘗少輟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四十二年先生年四十六歲○二

月戊午朔宣祖大王昇遐○乙丑報至舉哀○庚午成

服○光海嗣位下赦亦言四月上萬言疏

其略曰恤民之實在於寬其力厚其生而二者之本又

在於節儉記有之國無九年之儲曰不足無六年之儲

曰乏無三年之儲則曰國非其國也竊聞近歲國家經

費之數一年之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所謂國非其國

愚行身集卷之二 一
蓋不足以言之而婚姻喪祭賓客之禮愈務華盛雖以
稱貸市廛之藏引用來歲之貢而猶不知反求節儉之
道豈有千乘之君作此寒乞兒計活而可以為國者乎
伏願 殿下誓告大臣嚴勅有司內自宮闈服御之用
外而至於朝廷之禮下而至於閭巷之俗無不節之以
儉約之制守之以堅苦之心持之以積久之功如此十
年而民財不阜民力不舒國用不稍裕邦本不稍固則
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面瞞之罪又曰 殿下卽棘之
初銓相除拜之政似不出於大公至正之道銓相之選
乃是大臣所擬而其人不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
又命加擬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殿下之

參入已意任情低昂至此而甚矣其人賢否臣素未知
設使前後注擬四五人清名實德盡出其下初政清明
不當及於私昵况未必然則其為累顧不大乎 殿下
延登元老置之相位自以為賢於夢卜而乃於為朝廷
擇銓衡一大除拜不用其言直任己意若然則獨運萬
機足矣亦安用賢相為哉 殿下於慎始之日已用如
此滑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得非新登大位遽遭危
疑之變不免有憂懼之心遂欲廣置親信以擬急亂之
用乎 殿下之慮或出於此則又大誤矣天地之所以
廣大無外人主之所以尊而無對以無私也目今朝廷
百官孰非 殿下之四體三軍萬姓孰非 殿下之赤

子乎一視同仁以得其心則不幸遇難孰不為 殿下
捐軀乎不此之圖而顧欲托於數三親信之人則親信
者無幾而餘皆為疎外之人矣 殿下之有不亦狹乎
殿下之勢不亦孤乎又曰頃在二十年前士大夫家
有穿穴蹊逕交通宮禁者清論唾鄙視若浼已十許年
來朝無清論倖門大開搢紳之家能以此事為耻者僅
有若干於是宮闈成市各立門戶各招貨賂邊將守令
皆有定價爵賞刑罰不由公道終至於君臣上下去仁
義懷利以相接不惟下之人不能言君上之過上之人
亦無以正臣下之罪惡依阿演忍諂瀆成風朝著之穢
濁極矣今於正始之日若不杜絕此路使宮闈肅然則

士大夫耳目所慣恬不知耻遺風餘習易至滋蔓蔓難
圖矣深可懼也又曰天下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書所謂皇建其有極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此也
古之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
獨得肆之地而未嘗少放於軀殼之外以為物引是以
寂然未發則鑑空水止而萬理皆備感而遂通則隨事
順應而品節不差非窮理以擇之主敬以守之則不能
以與此也虞書所謂精一執中孔子所謂格致誠正克
己復禮子思孟子之所謂明善誠身其示人用力之方
不啻丁寧而獨恐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浚宮燕閒之中
萬機紛沓之際尊所聞行所知之功或有未至則生處

難孰孰處難忘惟聖作狂或在於一念之間耳伏願
殿下裁決庶務之暇不廢講學之功常以義理澆灌心
胷游心昭曠之原不為私欲之累使清明本然之體常
在常覺以為處事應物之本而惰慢邪僻不設於身視
聽言動一由乎禮使吾之所以治心檢身者無所愧於
屋漏則刑家御國之效自然薰蒸透徹無所不至豈不
盛哉 殿下之嗣守基業正所謂無疆惟恤祈天永命
在今日墜失厥命亦在今日而其幾之決特在於敬德
不敬德之間 殿下其可自逸乎其可自滿乎其可不
敬德乎疏入光海大怒覽未畢命焚之諉以謫訕 先
朝將欲鞫問大臣李恒福等以為其言雖過非內懷至

忠不能也只削職

五月辛亥^{叶七}歸家○六月丙寅^{叶一}以 大行王發引
上玉成會哭○與諸生講朱書○遷給職牒○八月命叙
授護軍○九月西行到報恩訪成大谷遺墟到清州以病
歸

有一絕曰滿山風雪歲行闌牢閉柴荆謝往還堪笑四
方心已倦吾廬雖陋十分安

與諸生講心經○除夕與希庵尹公瑱及諸人守歲于玉
成

萬曆三十七年^{光海元年}先生年四十七歲○二月癸丑
朔以 先王初暮上玉成會哭○三月答襄明瑞書

長谷先生集卷之四
三十一
裴名龍吉居安東頗稱讀書而其論議多舛先生以書
辨之略曰論啓蒙一款反復來示然後始審其發於憤
排之誠但所謂自以為已知已能而不肯問人以匿其
不知不能之跡者僕雖無似平生最惡如此用心每讀
中庸末章大學第六章及先儒攤飯門外敝縕中悶等
語未嘗不三復擊節而深致意焉見人微有此等心術
卽必心賤而色惡之故後生輩來問文義其所不知者
則虛曰不知而未嘗強說杜撰以為知實不敢妄自尊
大作為聲勢以享前輩之名如來教所云也至其論寒
暄一蠹處則淺見實與高明之見不同二先生造詣之
淺深有非末學所窺然儒先景賢二錄皆退溪先生所

證著而二先生立志之大講學之篤制行之高大略具
焉設使衆言殺亂猶可以折衷於此矣況今從祀之議
遠近同辭乃所謂百年定論者於是而別生意見有若
為異論立赤幟者竊恐高明或未之渙息耳延平之未
與兩廡之祀前此未曾知孤陋是愧果爾則誠千古之
闕典百王之欠事高明既切尊賢尚德之誠則聞之吾
君轉奏 天朝以修舉曠典乃為偉事不當反据欠
闕之典以為二先生不可從祀之證也胡文定之立祠
陳俊卿陳良翰執小節以疑之魏元履之所扼腕朱夫
子之所慨然者高明又不當引此自諉以人之唇舌不
可禁者為當然也嘗見朱先生之論有兩段和靖錄中

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而朱子善之曰今人徃徃見
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此俗
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又曰今世有一段議
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
類皆中怠惰者之意此二說雖若自相戾病有剛果柔
懦兩種故藥亦有兩種今以吾兩家氣質偏處各求其
藥則僕雖懵於醫方竊願以後一藥常自喫服而以前
一藥備左右暝眩之用未知能肯受喫否耳又曰來諭
謂今人以決科為事了更莫肯屈首劬書此固然矣但
何嘗見三字傷於迫切似非有德者之言而其於待一
世之士為已薄矣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以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
可矣聖人之言寬洪惻怛其所以期望於人者一節懇
似一節未嘗如此一筆句斷也故孔子順世無其人一
句話先儒以為全不類聖人家法以吾人高明之見豈
不念及於此耶得無為磊砢不平之氣所發而不自覺
其言之過於激耶云云

差冬至使

光海命擇命該曹以先生應選

四月入都 肅謝○製進謝 皇恩表○五月詣 闕啓
行事○六月製進祈雨祭文○上疏乞暇歸省墓
疏見文集

七月還朝○八月乙卯初七奉表辭朝

副使呂公裕吉書狀李公芬偕行

戊午到松都謁文忠祠訪滿月臺○丙寅到平壤觀井田

戊辰拜箕子墓○戊寅到義州館聚勝亭

有斲指者說

九月庚辰初二方物改封裹文書更查對○丁亥渡江○

癸巳到遼東懷遠館○丁酉行見官禮于都司衙門○庚

子訪華表柱廣祐寺白塔○十月丁巳初九到十三山

有贈陳童子一律

乙亥入山海關○丙子登望海亭○十一月己卯初二訪

萬柳庄○庚辰訪孤竹祠謁庚齊廟○甲申患疴○庚寅

入玉河館○癸巳曉詣朝天宮入參演儀○乙未曉詣

午門行見朝禮朝進禮部行見堂禮○丁酉患胃病○己

亥提督主事坐館行見官禮○庚子送稟帖于禮部

大明集禮藩使朝見依品服朝服而前後使臣并以玄

盤領從事因循襲謬先生以為盤領創於後代本非法

服玄即齊服非所用於朝賀大禮送帖于禮部請以

朝服易盤領禮部從之

甲辰曉隨賀班

冬至在昨日而以祀天故退賀

十二月辛亥初四送呈文于兵部

初皇朝以焰焞國之利器不宜示人禁不得買倭鑿

之後始許收買俾為戰守之備而每歲一次收買不過三千斤我國以年例不敷請倍數以買則 皇朝反謂細民必偷賣於奴胡并與年例而不許至是先生送帖備陳情狀請以鉅保之兵部乃覆題許年例三千斤外增買二倍之數

壬子早詣會同館受 賜宴

侍郎王圖日暮始至七爵而罷

癸丑曉詣午門謝 恩○甲寅拜受 欽賜下程○丙辰

觀國子監○丁巳觀郊壇○庚午詣午門領賞仍詣會同

館受上馬宴○辛未曉詣午門謝 恩無辭 朝以回咨

未討仍留○乙亥辭堂于禮部○丙子出宿城外○丁丑

到通州留待回咨及勘合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光海先生年四十八歲○正月辛卯

叶四伴送官蔣于常賚勘合至○癸卯到山海關

有留別應北庵一律並小序又有到高嶺寄贈兩絕

聞關外有虜警一踞戒嚴○二月丁未朔以 先王大梓

上崇興寺望哭脫衰○三月戊寅初二越江○丁酉入城

復 命○閏三月筮講經試官

取崔敬一等二十二人

陞嘉善大夫上疏辭不許

光海以盡心周旋特 命賞加疏見文集

四月丁丑初二入祭班除禪服○甲申差求寧殿告遷祭

獻官受香詣宗廟齊宿○乙酉曉行預告祭朝行安神
祭○丙戌以先王柩大廟祭賀班入侍飲福宴○辛
卯除成均館大司成○五月乙巳朔詣成均館行焚香禮
○戊申以掃墳受由辭朝上疏乞解職不許
略曰臣無父母無兄弟只有一叔父相依為命而叔父
年今七十二矣乘榆景迫前路不長關山遠別之餘至
情之發終不能自抑雖在法無例不得以歸覲請暇而
皇皇汲汲之情實在於此今於歸覲之後情愛牽掣相
挽之裾未忍遽絕則瞥眼之間休日已盡且前頭將有
大駕幸學東宮遜讓之禮臣以國子之長尤不可帶
職在外云云光海批云國子長不可遞也勿辭速為往

還

行到清州上疏辭遞授副護軍○七月還朝移拜護軍
有別申順夫南歸金晦仲赴關東幕諸作

九月丙子初四日以五賢從祀先告事由祭獻官詣文廟行

祭○辛亥陪祭文廟○乙卯以冠賓赴韓公百謙戒○十

月除羅州牧使

先生不樂在朝求外補故也

十一月辭朝歸展墓○十二月癸巳廿二上任○是日

除金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光海三年先生年四十九歲○正月訪滄

浪亭○八都謝恩

有龍仁漾碧亭一絕○既謝命擬上疏辭職適光海
違豫不果

二月辛巳十一辭朝○已丑到界

有完山東閣次圃隱先生韻及梅子數千顆寄贈漢陰
相公諸作

三月辛丑朔行望闕禮

每朔望必行禮未嘗闕

癸丑承朝命巡審形勢于邊山宿釋在庵

有一絕

五月到順天訪玉川書院

院享寒暄先生

到綾城祭竹樹祠

即靜庵先生安靈之所有祭文

草道南書院五先生奉安告文及祝文○作五賢從祀執

禮契帖序洪虛白貴達文集序○六月刊朱書節要

先生常以此書為最功於學者恨國中流布不廣至是
開役于錦山親自檢者間或付別考於各編之末以訂
其註解之訛不踰月訖功

七月到礪山犒戍北軍兵○上狀辭

狀見文集

八月諫院啓請削去仕版

初五先生既從祀文廟仁弘上疏斥晦齋退溪兩先

生語極醜先生作從祀執禮契帖序其末云感典纔舉而邪說便行誣賢之語略無顧忌嗚呼彼豈無秉彜之天耶惟其偏私之見蔽之於前忿狠之氣迫之於後不覺其自陷於媚嫉之歸此其可哀之甚而不足怒也云云又次淳昌壁上朴訥齋韻三絕云若將魚目盜宵光鳧鶴還應換短長公是日非非日是世間無用是雌黃狠腹偏心說聖賢誰能隻手墮奔川歸歟水石烟霞裡獨抱遺經送暮年懷山波浪幾千尋鎬邑翻為匪茹侵一亂極知緣運氣殘生猶自涕霑襟仁弘見之大怒嗾其黨柳泮姜翼文等捏誣以劾之尚州儒生宋光國等陳疏辨其誣○歸到安心寺有留贈柳參奉伯舉一絕

萬曆四十年明先生年五十歲○十月始定墓祭

禮告家廟

其詞云逐節上墓行之雖久禮實無據今人致隆於此而四時正祭或廢不行尤失聖人制禮之意今攷朱子家禮東萊宗法止於寒食及十月上丁展掃封塋其餘節日則並就祠堂薦以時食舉廢之際不敢昧然行之茲因朔參用伸虔告

三月乙卯明一拿命至

時金直扶獄起其黨柳彭錫詐供曾於江陰山寺隔壁聽有二僧密言金賊將與陝川鄭仁弘東萊鄭某連謀而後舉事光海問鄭某非東萊人汝何言如此供云但

聽僧言我何知之光海謂鄭相寧有此理勿問獨先生
被命三子五僕並逮
已未就獄○辛酉供招

光海見所搜文書中家間尋常書札語及君上處必別
行高書雖諺書亦默語其侍者曰安有敬勤如是而黨
逆者乎史使亦啓先生家棗清寒之狀甚悉先生供訖
光海親問曰汝父教汝以何事對曰臣父平生只教
以忠孝二字而已光海尤奇之○時李參判時發以與
先生書言時事被逮一松沈相亦被譴云

四月戊辰初三日得釋

光海以文書中有與銓官求郡書遂托此削職放送

翌日買船南歸

到渡迷有題舡板進退格一律○曹汝善所記云是行
余隨先生往還自尙至于京自入獄至蒙放凡十有餘
日而終始怡然不以為意寢食鹽櫛無異平日不見有
些驚動憂怖底辭氣爾瞻以諫長參鞫有伸理語知舊
皆勸一謝先生終不肯其堅著脊梁如此在吾黨所宜
矜式者云

哭希庵尹公喪

先生常稱爲豪士嘗爲作菊圃記有祭文輓詞

秋特陞嘉義大夫授護軍八都 謝恩上疏乞改正不許
初 宣祖朝先生爲司諫 啓請接待 天將時勿令

臨海隨 駕蓋當初世子丹奏中以臨海有疾為辭故也至是光海殺臨海謂先生有病幾逆折之功命陞秩叔叙錄原從功先生不得已入都謝 恩陳疏改正疏略曰方丁酉倭寇之再動也楊經理與麻提督軍于平沙上請 先王相見召瑋入對自是以後道路傳說經理稱賞瑋當初請丹奏中既以有病為辭而彼方揚揚馳逐於華人所見之地若或事聞 朝廷則恐有以增禮部之疑而藉執難之口臣適忝言地協同僚議請於接見天將時勿令隨 駕其意不過憂其執位之嫌偏事機之遲悞而已初豈能炳幾逆折如 聖教所褒乎大哉 先王之批若曰所謂有病非病不能行步之謂

也蓋明言彼人之病在心而不在貌臣等之啓如無聖批說破本狀則華人或認為修飾掩迹之計嗚呼其危矣以此而論則又不但為無功而止也今若冒進而承當則攘天之功罪莫大焉縱不能逃其敢受乎

閏十一月除同知中樞府事獻交河徙都僂否議

時術士李懿信言京都氣索交河有形勝宜徙都光海入其言召宰臣集議先生略曰盤庚之亳邑以有圯河之患成王之洛都為朝貢道里之均衛文之楚丘又在於為狄所滅之日茲皆出於千萬不得已之大計曷嘗可已而不已哉臣未知今日之議此有何不得已之故也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齡在於修德

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只一箇長安秦居而促漢
居而求此是千古之明驗而今昔之恒言云云事遂寢
癸金萬曆四十一年珖海先生年五十一歲
時國事自非先生忽忽不樂又不得便歸每倘伴於三
清北郊之間以寫憂有春日思歸諸作

三月除江陵府使○四月上任

先生愛其俗之質而愿也為政必先以教化率鄉子弟
講授禮書其民樂趨之本府士族家亦或有違禮敗俗
之事循襲謬誤不自知改先生即條列通諭嚴行禁斷
其文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其終至於塗人而其初則
一人之身也是故禮曰不娶同姓又曰雖百世婚姻不

通其嚴如此國俗以異貫為異姓李與李婚金與金婚
法家名族亦皆不免此則雖非古禮而今不可卒革至
於同貫相婚乃通國所無之事而聞此鄉有犯之者云
傷風敗俗莫大於此今後隨現告官繩之以法擯不與
士族之列為佳父在為母期禮有明文聖人制禮之意
非薄於母也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家無二尊故壓於父
而不得伸情於母也聞邑俗不知降服之禮並行三年
其間或有一二士子欲行古禮則譁然驚謔目為短卷
云其陋甚矣夫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
申心喪三年聖人制禮明如日月此則非假後學一二
談也且聞邑俗親舊家來練祥禫之日各持賻米以進

喪家略設酒食以供之致客多者不免前期備辦有如
置酒請客之為者是日衆賓列坐以次酬酢因為鄉會
於其座甚者必待畢至然後行祭或晚至則祭從而晚
極為駭恠夫喪主乎哀祭主乎敬彼為主者固為風教
之罪人為客者惡得無罪昔伊川先生葬母夫人時客
有畏寒者周恭叔請饋酒先生曰母陷人於不義夫當
寒而飲猶以為不義則無端飲酒於喪家至為公會其
不義為如何也至於賻米之餽固為厚風然初喪之有
賻為歛葬之用也練祥之時喪家貧甚無以為祭則親
舊分厚之人致送米穀使供祭用亦無不可至於會葬
觀祭之日親賚以進贈之者無恤喪之誠受之者有幸

喪之嫌其為失亦大矣自今以後致賻必須前期輸送
會葬者或及墓而辭或反哭而散觀祭者祭畢而罷一
依禮文毋得因循謬習取人鄙夷幸甚其民至今傳承
不敢有違云

遊鏡浦

府地素多奇勝如鏡浦寒松等處尤佳先生於簿領之
暇遊陟吟賞蕭然有出塵之趣

課諸生

逐月課試

八月重修鄉校丁亥初二行 釋菜禮戊子行社稷祭庚

子行 真殿祭

大小祀事必皆躬莅非有大段病故未嘗攝行

漢陰李相公訃至哭之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光海六年先生年五十二歲○春訪喫仙

亭

有一絕云松間畫閣出雲衢蓬島飛仙定可呼酒醒夜
深揮燭退坐看晴月滿平湖

遊金剛山

有遊山諸作

冬與方伯尹 書論荒政

書見文集

與庠中士子書

畧曰晨起病少蘊為劈詩卷則詩以老死南陽未必非
為題未知此是何人詩句薛能詩曰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此是詩人輕薄不顧義理是非但喜
語意新奇自陷於妄論之罪故先儒多評之至以為得
罪名教夫孔明出處略與伊尹相似其不能與隆漢室
天也非孔明之所逆料是以其自言曰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是先難後獲正
誼不謀利之見讀之令人不覺擊節而繼之以隕淚愚
常以為凡以此疵議孔明者非忍人則媚嫉人也昭烈
三顧之勤而孔明不出則是亦一楊朱而已何足為孔
明耶一出而明漢賊之大義扶萬古之綱常其所樹立

為如何而以成敗論英雄者爭起而論之陋哉陋哉近世有進言於經席曰老死隆中使天下後世不知有諸葛孔明可也是特處士夸大之言老莊自私之見非正論也今見諸侏或曰輕出或曰徒死或曰恨不老死諸君亦太忍矣詩言志不可諉之詞華而如此立論也草文庵書院上樑文

院在春川府享退溪先生為府伯申公湜作與諸生講家禮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四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五

附錄

年譜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光海七年先生年五十三歲○二月以病

呈辭狀于監司

先生不樂在官將欲決歸適有故不果有次小樓板上韻四絕其一云三椽茅屋萬松洲聽澗亭前一逕幽昨夜夢歸仍不寐滿空涼月在西樓

三月訪寒松觀魚于楓湖○修葺蓮亭○四月乙未叶九行焚黃祭于家廟○携諸生訪詠歸巖

有示同遊諸君一律

五月戊辰日三行祈雨祭于九龍淵

時旱氣甚酷先生憂勞勤恤操文躬祭于諸處盡其虔誠輒有應有禱兩一律

設李正字尚黼尚韻兄弟恩榮宴于公館○六月戊寅初

日新設壇墀于凌頂山行祈雨祭是日得甘澍甲申行報祀又得大雨○九月戊寅初五拿命至

時教官沈憬被逮臨釋乃言曰外間傳言將廢母后光海大怒問汝何從聞此憬供云李溟之子從學於臣溟以應教呈告臣問其子汝父呈告何故其子答謂近將有廢后之論以此避入云光海問汝必又有聞其無隱憬又供云金夢虎江陵人也遞掌令之翌日除魚

川察訪或問公知此行否夢虎答謂不知也其人云鄭蘊為鏡城判官過江陵公付書於府伯謂將有廢后之議此其罰也云云於是先生與李溟金夢虎諸人同被逮○有登大關嶺望鏡浦寄金季誠一絕望凌頂山寄李中和二絕

甲申就獄○十月己未十六詣闕供招已已命保放先生前後三遭无妄禍機不測而一付之於命恭然不以爲意眠食不易常度但取聖賢書益加究討遇緊要語輒手自劄錄以寓警省不知在縲絏中有未離公冶綫空抱夏侯書之句或有勸子弟訟寃者先生痛止之曰死生禍福無非天也豈容人力於其間耶自是士流

益傾嚮之任疎庵叔英系相訪寄詩曰已覺新春物色
稠莫愁歸計負沙鷗沙鷗亦解先生意正欲忘機不自
由又寄桔萁有詩曰中黃外白兼文質始苦終甘慣險
夷欲寄先生嘗此菜却恐倍憶在山時江陵士子輩各
出米布來問訊先生以一律謝之有禮樂漸先進聰明
畏後生之句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光海先生年五十四歲○十月始命
削職放送

時光海政亂用賄賂為刑賞以是先生在繫至數年之
久先被釋者有慚色云

十一月南歸歷訪白沙李相公于郊外

白沙贈一律有薄薄鴻雁網翩翩鳥出籠之句

十二月男松聘驪州李氏郡守宜活之女

納幣有啓

赴月澗賞梅約

月澗李公埒號有盆梅盛開與諸友往賞有觀梅酬唱
序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光海先生年五十五歲○春會玉成

時任疎庵叔英金大丘先安諸人皆來訪不期而會者
數十人各賦近體一律以侈勝事先生作跋文

構草堂鶯池榭蓮○訪鳳陽江山

在州東南三十里許洛江之濱江山絕勝先生愛之作

別葉常往來欲筭精舍未果

六月職牒還給

有為白蓮解嘲盆梅盛開等作

作尚州鄉案題名錄序

萬曆四十六年光海先生年五十六歲○二月男櫛

聘晉州姜氏縣監淵之女○六月白沙李相公訃至哭之

○叙命下○九月家婦來見行饗婦禮○跋陰符經

略曰南溟之學以朱子成書為最初入頭處余聞此於

曹君汝益久矣獨未知所謂朱子成書者是何書意夫

全語類外別有此書常以未得見為恨上年在都下訪

求平日未見書讀之偶得此書於申知事叔正處乃以

參同契陰符經分上下卷而合為一秩者也繙閱未竟

而竊恠之是不過為彼學者借重誣世之為耳非儒者

所宜用力豈南溟少時偶喜之耶是未可知也且參同

契則朱子常為之考異證誤彼托以為名亦不為全然

無據至於陰符則斷然以為李筌膺作至於戴師愈

麻衣易不知編此書者何故併合之目為朱子成書耶

其註釋亦未知何人所為而序成於淳熙乙未則乃與

朱子同時人也黃氏附錄有曰蔡氏學朱子者也當為

一家之說以此觀之則此註必出於西山而序亦西山

所為此無西山文集不可得而考也近偶閱今戲景言

張綸所著林泉隨筆內一款有云陰符經二十一旬蔡

氏無註於是知陰符註果出於西山而余所臆者幸而中矣余恐後學見此經載在朱子成書中遂認為朱子所註故詳著之云

草愚問錄

讀書有疑隨手劄記名曰愚問錄

十二月辛酉喇六孫男道應生

自宋萬曆四十七年光海十一年先生年五十七歲○三月跋

楊浦崔公澱遺稿○五月會修善書齋校正西厓文集

六月避暑于玉成

有悶早田家怨諸作

書南秋江過金烏山詩後

略曰南秋江伯恭過金烏山詩有曰辛朝注書言冶隱秀於嚴霜清於水又曰鴻毛命輕義重山公與達可知此理達可身經二姓王杞梓寸朽鑑中玘公身所委惟一君真知篤行誰與比余讀而其惑焉冶隱之登第在於耦之丙寅其為注書在於昌之己巳而是冬恭讓即位翌年庚午春冶隱辭以母老而歸然則秋江之意蓋謂冶隱委質於辛朝以事恭讓為耻而去也夫耦之為耻出世多疑之如其為辛氏無疑則於麗實潛移國祚之賊耳冶隱乃甘心北面而顧於取日反正之初奉身而退為辛氏立節則其進退豈不為無據何足為冶隱又何足為真知篤行耶今之論冶隱者拈出耦昌之事且

置一邊但曰以麗朝近臣知宗杜將以棄官而雲聖人
作萬物觀而終身不出則茲其為不事二姓大矣豈不
光明正大而必挿入團隱分事一事二以為優劣竊恐
秋江於此非徒謗團隱乃為謗治隱也嗚呼治隱微官
也無國公與公之義故見機而退自潔其身團隱大臣
也以身而任杜稷之寄故臨危授命殺身成仁斯二
者皆為中道而論其所處之難易則固有在矣世之好
議論工訶詆者乃欲索瘢於團隱其不仁甚矣惜乎秋
江亦不免也

十一月盧碩命司馬設慶席往赴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光海十二年先生年五十八歲○正月鄭

寒園訃至哭之

有祭文挽詞○有效晦庵先生十二辰體和西江月等
作

七月哭叔父察訪公密○十一月 萬曆恭昌兩皇帝繼
崩訃至上王成舉哀

有次慕齋韻贈權秀才三絕并序略曰讀書者須知書
中所言莫非吾事逐段逐句皆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
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若但悅其文義以
資講說而已則雖日誦五車畢竟干已何事孟子曰徐
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至哉言乎此最是警嚴教人
處推此而觸類則頭容直手容恭豈人所不能冠母免

衣母拔母放飯流啜豈人所不能哉凡小學六篇中所
言皆人所能初無聖賢獨能而吾不能之者特令人立
志既凡下用功又膚淺不能奮發向前功已體驗故終
身讀書未免為鄉人而止豈不深可慨然耶其一絕云
句句章章總我師眼前道理只如斯勸君莫作空言解
一日行持十二時○除夕有書懷一律

辛酉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章宗哲皇帝天啓元年光海
年十三先生年五十九歲○二月重營正寢

有上樑文

草巖谷書院晦齋退溪二先生奉安祭文○五月與諸生
會玉成講家禮

除夕有懷二絕云瞥眼舊年三百日新年三百又奔河
只愁世道年年下齒落顛華也任他不恨長繩難繫日
自憐卷石壘填河但令已德分毫進世道污隆莫管他
有小跋云以吾身而形之世道則固有大小輕重之殊
以世道而方之已德則又有內外緩急之分前篇非墨
後篇非楊覽者或能知此意云

壬戌天啓二年光海先生年六十歲

元日獨坐有感一律云萬古貞元遞始終前瞻後顧儘
無窮人生荏苒成今昔道體冲融沒隙空凡聖一心息
則得助忘交病勿為功晴窓旭日娟娟淨點檢靈源鬢
鬢同

四月赴黃公紐壽席

有次蒼石韻致頌禱意一律

六月哭盧碩命

有祭文挽詞

九月會龍門別李公潤雨

有近體三律

與牧伯趙公續韓及蒼石李公遊龍遊巴串仙遊等地

有山北記行諸作

編次朱文酌海

先生以朱子大全篇帙浩穰未易究觀節要取簡札
乃就大全中撮其尤關於學問而切於治體者分作八

冊名之曰朱文酌海

撰先考 贈替成府君行狀

癸亥天啓三年今元年上 先生年六十一歲

有次金四寒韻兩絕并小序略曰聖人只說下學而上
達朱夫子釋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已是大煞分明
自大學始教之格物窮理推而至於聖人之知至知終
徹上徹下只此道理初非離了日用別有一段玄妙工
夫為此學之本領也今得來詩乃有身外皆虛妄之語
則全是西竺文字直令人駭懼夫以身外為虛妄則三
綱五典皆為無用之剩物而塊然面壁玩弄精神方為
著實近理之功也此說若行誤後學不少不得下一

轉語以救之云日用應酬要盡道其原無處不相逢若
言身外皆虛妄試問平生著甚功非聖書經眼中毒知
言人曠世難逢請從平地加循省莫指玄虛作實功

三月壬寅十一

主上殿下反正卽大位○乙巳 親政

除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被 召○四月丙寅晦七承 命西行○乙亥入都
謝 恩上疏辭 不許

疏略曰八九年來屛伏荒野目見彝倫日斲義理日蝕
淪公之禔迫在朝夕唯知一死爲他日自靖自獻之地
耳及此未死之日獲覩中興之年夫豈始望之所及哉
古人所謂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 陛下者政說臣

今日心情也顧念臣愚陋空踈尋常分析章句亦恐不
足以仰備顧問況其進於此者乎古人以君德成就責
之經筵况此興衰撥亂之日尤當十分慎簡必得如黃
裳所謂一時第一人然後方可以薰陶 聖德補禱新
化而乃以昏憤倥倥最出人下者猥據首席乎云云
批曰卿之上來予日望之勞苦遠來予切喜幸卿其勿
辭察職

辛巳入侍朝講

時 朝議欲別設一科只令舉義人赴試名曰舉義科
先生登 對力陳其不可 上從之又言始初清明之
日宜首罷內需司以示民無私 上不能從○先生每

進講周旋中度音吐洪暢援引經傳出入義理其言藹然温厚能使人感發興起 上未嘗不傾心聳聽一時諸公皆歎服至此之范淳夫守夢鄭公長國子每對諸生稱道先生吃吃不已沙溪金先生謂今世可與講學論禮唯有鄭某

癸未郊送元戎以宗宰入侍○甲申入侍書講○戊子因旱灾率同僚上劄論事

其略曰德業學進常在於真積力久之後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常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規模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 殿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

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姦民已有玩法者則紀綱疑於或弛矣禁闥之嚴而女僕得以通行則宮禁疑於或襲矣雖裁抑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從諫如流而或 下嚴峻之批則是無論他日而 殿下之秉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欲難除者甚可畏也管仲以毋忘在莒願於齊桓臣等之願於 殿下者亦若是而已朱子之告孝宗曰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教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然則殿下之今日豈不為大有為之會而不可失之時耶若

或因循放過漸成玩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如流
事機日遠萬計茫然無一事可酬夙志則不惟臣等為
殿下惜之千載之下亦必有為之求歎者矣上以
手批答曰省劄具悉予自忝位之後無一人言吾過中
夜竊歎者無直言之良士也今觀劄辭實予過失把玩
三四不覺敬服予雖不德當銘念而不忘焉

論金沙溪經書辨疑

逐段論辨見文集

答曹汝益書論四端七情

其略曰竊謂人之一心萬理皆備仁義禮智特其大者
耳觀朱先生小學題辭中綱之一字尤可見矣喜之理

在中故發以為喜怒之理在中故發以為怒無其理則
何以發乎理為之本而氣為之用乃天地陰陽造化之
妙七情何獨不然朱子所謂理之發氣之發云者特各
以其主者言之耳非謂四端無氣而七情無理也如此
則性情之為體用乃有二樣全不成造化矣是以李先
生始有氣隨理乘之說而終則曰不如用朱子本說之
為無病也聖人一性湛然全是天理故七情之發亦純
是天理孟子之喜文王之怒何嘗不發於理耶下聖人
一等則不能然故雖以明道之資之美不免有形氣之
喜此虞書十六字所以為心法之要也

五月辛卯 二扈諸 文廟謁 聖差讀卷官

取洪賢等十人

甲午八侍朝講 賜酒○乙未 私廟屬號之議始起詔
春秋館考實錄且博考前例以 啓

時 上將祭私廟廷議以祝文頭辭名稱及屬號為難
禮官請令儒臣博考前例先生乃以漢宣帝光武及宋
英宗三君事為 啓且云以上三君所處有得有失而皆
有先儒之論其間或有與今日事體微有不同者而臣
等不敢有所去取并為書 啓以備 朝廷參酌定奪
此外亦必有可據者而臣等既不能博通古今館中書
籍亦患不備不得廣為披攷云云○時 朝論有三種
持平朴知誠直請崇奉金沙溪引程子論漢宣帝更皇

孫處謂當稱以叔姪先生以為宗統大義固嚴然殿
下既以親孫入承則無兩考之嫌當稱考而不加顯字
稱子而不加孝字 廷議皆從是說

丙申上劄陳情

故事玉堂長官無逐次入侍之例經遜官沈光世趙誠
立等 啓鄭某乃讀書養德之人請勿循例頻數引接
上從之先生以為規外之事非所敢安乃上劄辭略
曰夫為士而讀書猶為農而服田為賈而通貨自是分
內常事初非可避之名臣亦粗嘗用力於此矣獨其所
以用力者不過尋行數墨考校同異以資講說而已非
有研窮義理反躬體驗之功則其不為輪扁之所笑古

靈之所譏者幸矣至於養德之綱雖亦有淺深之別而在臣分上全未有毫毛得力竊人之物猶謂之盜而况盜天之名乎懇乞 聖明特垂慈父之聽使臣得安愚分得免狼狽云云 批曰省劄具悉卿之讀書養德豈經筵官虛譽乎勿以為嫌間日入參使子頻數相見

丁酉別 賜米豆上劄辭 不允

劄見文集 上答曰物薄慙醜勿辭

庚子入侍朝講

時 上待先生用異數先生亦感激 恩遇以輔養 聖德為已任每入侍齊心宿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皆想望風采而貴戚勳宰多不悅首尾十年其 啓沃

謨敵何限先生既絕不自宣莫有知者起居之注倘有一二庶幾隨得隨錄云○一日 上講論語寧子晝寢章至集註自棄孰甚焉 上曰晝寢豈至於自棄乎先生對曰先儒有言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然則不必大段為惡然後乃為自棄也纔有懈惰之念便為自棄也 上曰寧子以聖門高第何為晝寢對曰或問於朱子曰程先生門人多不謹嚴何耶答曰程先生自謹嚴門人自不謹嚴于程先生何事以此觀之則寧子自不謹嚴乃為晝寢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凡看此等文字勿謂豈便至此而更加惕念幸甚 上嘉納之 上問南中才望可合任用者先生以張顯光柳軫對

辛丑差 庭試讀卷官

取申達道等 人

甲辰入侍朝講○無 元子師傅○丙午入侍夕講○有賜送

上知先生旅寓涼甚 賜送繹續終始不替

戊申入侍夕講○巳酉詣 闕議 啓 元子講學事○

甲寅入侍晝講○丙辰入侍晝講○與同僚上劄議廢人經事

時廢東宮經自江華園籬墜地跳出 上令宰臣三司議所以處之者先生以玉堂職在輔導且與外廷諸臣各自獻議者事體不同乃與同僚具劄以進其略曰臣

等伏覩 答兩司之批丁寧懇切至引廢朝事為戒臣等聚首莊誦感極而繼之以隕涕也當初 聖上之所處之者極其仁恕苟有人心者固當感戴之不暇而乃反作為陰計自重其罪此所謂自絕于天者而 聖上仁恕之心愈往而愈篤但知仁愛之在已而不知罪惡之在彼 王言一發四方誦之信史書之豈不為盛德之事而千古之羨談乎

六月癸亥初四入侍晝講乙丑入侍晝講○辛未入侍晝講癸酉入侍晝講○甲戌與同僚上疏乞遞 不許

時兩司方請加法廢人以玉堂不從語頗侵軼先生遂與同僚陳疏乞遞其略曰當初 聖教發於天理之真

劫合乎人心之所安超出常情利害之外同符古昔帝王之事此為至善所在故前日獻議之時終始以將順為辭今聞兩司以臣等久不陳請為非云臣等欲言則有乖初見終默則有違舊規前跋後蹇不知所出伏惟聖明許違臣等職名以便公私云云 批曰省疏具悉少無所失勿辭察職

庚辰又上疏辭 不許三告加由○七月又上疏辭 不許

時大司憲李貴以玉堂不從斷義之論至 上前直斥先生先生不安在職累告不得請出謝後又上疏乞遞其略曰臣竊聞頃日憲府有以臣奉職無狀之實陳達

於 榻前而 聖慈諒察委曲開釋至於再三臣以首頓地涕淚交零雖欲昂首自鳴已為無用之刺語矣第念法府長官主一時公論而正議於咫尺之地臣是何人乃敢委蛇盤礴有若自謂無罪者然於必且聽聞譁然怒之者以為無所忌憚賤之者以為頓衣廉隅區區伉拙之心實不忍以身蒙此詎也伏乞 聖明曲賜陶鑄以全微臣進退之義

獻議請去光海所上 宣廟祖字

臣意歷代帝王創業與國統中絕而再造之君稱祖我宣廟雖遭外寇而旋即收復自致重恢未嘗有國統中絕之事不宜稱祖也光海初年欲稱以祖其時尹根

壽以無義例上劄而止厥後許筠李爾瞻輩請上尊號於光海光海以獨當為愧更發稱祖之論廷臣無一言其事遂行此可謂無知妄作矣况謚號下稱祖有如帝王追崇四祖如宋之僖順翼宣我國之穆翼度祖非如歷代太祖世祖之稱非所以尊崇之也稱祖以功稱宗以德初無高下今者光海時所上徽號方議刊去若然則當有具由告廟之禮其時并告稱祖無例之意而改之似當云云

乙亥八侍書講筵元子相見禮有宣醞

先生每進講元子師道甚嚴一日元子所坐設重席先生命撤之一小宦有戲色元子或寓目先生引

中官責之曰元子冲幼如金在鎔朝夕箴規汝輩與有其責安敢如是他日若又然不得不聞于上元子為之改容中官輩相傳元子最喜受學於鄭師傅而嚴憚又最甚云

庚子八侍朝講○辛丑八侍書講○壬寅朝進讀時敏堂八侍夕講猝患眩暈徑退賜藥物○丙午朝進講時敏堂八侍書講○已酉八侍書講○癸丑進讀時敏堂○甲寅八侍書講○乙卯進讀時敏堂○丁巳進讀時敏堂○八月己未朔八侍朝講賜盤頰搭胡資上箋陳謝○辛酉朝進讀時敏堂八侍書講○癸亥八侍書講○甲子進讀時敏堂○乙丑八侍夕講○已巳八侍書講○庚午八

侍書講○辛未會講于時敏堂○癸酉朝進讀時敏堂
入侍夕講○丁丑入侍書講○戊寅進讀時敏堂○己卯
兼藝文館提學上疏辭不許

疏見文集

癸未入侍書講○丙戌進讀時敏堂○九月戊子朔入侍
書講○庚寅入侍朝講○壬辰入侍書講○癸巳進讀時
敏堂○丁酉入侍書講戊戌進讀時敏堂○上劄陳八條
一曰立大志二曰懋聖學三曰重宗統四曰盡孝敬五
曰納諫諍六曰公視聽七曰嚴宮禁八曰鎮民心其重
宗統一欵略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稱所後為父母
而服齊斬三年稱本生為伯叔而服不杖期誠以受重

之義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至於帝王之承
統則受宗廟社稷之重為億兆臣民之主其義之重又
萬萬於卿士家故前代帝王以幼支入繼而尊奉私親
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宋英宗賴司馬范
呂諸賢能據經守正遂以皇伯父稱濮王以王子宗樸
襲爵奉祀乃為得禮之懿而我宣廟追崇德興時亦
倣而行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則與
此微有不同蓋殿下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禰
不可亂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既已稱祖於宣廟
而自稱為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而自稱為子未有嫌偏
之礙也司馬公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

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呂公著亦曰
宣帝以兄孫嗣祖統禰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也此
正與今日之事相似而可以為明據論事之臣猶執禰
為伯叔之文而以禰考為非雖有語焉不詳之病而其
於正統不可干之大義則截然而難犯矣 殿下未可
以少之也程子之論漢議有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務
為巧飾欺罔聖聽則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今雖公論已
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如程
子之所憂者乎萬一奸人倡為邪說曰生育之恩不可
不致隆宗廟之序不可虛一世以動聖聽則此真所謂
以小宗而合大宗之說而天地之常經亂矣嘉靖年間

張璠霍韜桂萼席書之徒鼓作邪議肆為眩亂遂以
世宗所生與獻王禰考禰皇帝反以 孝宗為皇伯考
其顛倒纏戾變易天常莫此為甚邪說之可畏有如此
者然亦 世宗之心徒知生我之為恩因念繼統之尤
重故奸人得以中之耳此誠萬萬非所憂於聖明之世
而區區愚慮不得不預為明主言之惟 殿下堅定而
明察焉 批曰覽是劄辭陳列八條無非愛君憂國之
誠予深嘉悅予當服膺自省焉

壬寅進讀時敏堂○戊申八侍書講○獻宣惠號牌議
時 朝廷方講宣惠號牌便否令諸宰雜議先生獻議
略曰臣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繁瑣奸蠹易容不可以

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結
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歲不過木
二疋有餘則一夫所收大約不過十七疋而今宣惠廳
所收一結當取三疋則一夫當取二十四疋較之常年
所收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間 朝廷講究利民之
政拭目傾耳日望其惠而乃得三分加一之賦必將譁
然而駭愀然而愁矣况今百穀不成而木花尤甚臣意
不如姑徐待稔熟講而行之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之
良法但念塗炭之民未及休息而遽聞此令之下則或
不無鳥驚魚駭之慮然善為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不
至於必不可行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而

必須贍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今專意於踴躍擊刺
之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若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少
不足於用此其所以難也既不能此則唯給保一事乃
為前代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填充壬
辰亂後尤為蕩然而教練之法則終始未有所聞我國
武略之不競職由於此今欲著實行之則必須先行號
牌之法多得閒丁以充闕伍然後可以議此矣

甲寅以嫁女乞暇 上令本道給昏需上劄辭 不許
拜辭時 兩宮皆有 賜

十月庚申初三還家庚午行婚禮○閏十月戊子初二還
朝入侍書講○庚寅朝進讀時敏堂入侍書講○辛卯

哭任疎庵叔英叅

有挽詞

癸巳八侍書講○甲午朝進讀時敏堂八侍書講○丁酉
八侍朝講○戊戌進讀時敏堂○庚子八侍書講○辛丑
八侍書講○壬寅朝進讀時敏堂八侍書講○丙午朝進
讀時敏堂八侍書講○庚戌進讀時敏堂○辛亥八侍書
講○壬子八侍書講○癸丑進讀時敏堂○甲寅八侍書
講○十一月丁巳朔 親行冬至望 闕禮以雲鈿八侍
○戊午朝進讀時敏堂八侍書講○癸亥八侍夕講○乙
丑進讀講學廳○丁卯八侍書講○庚午引見八侍○乙
亥八侍書講○己卯叅 元子會講有 宣醞○庚辰八

侍書講○辛巳進讀時敏堂○癸未八侍書講○乙酉進
讀時敏堂○十二月丙戌朔進讀時敏堂○戊子朝進讀
時敏堂八侍書講○庚寅朝進讀時敏堂八侍書講○癸
巳進讀時敏堂○乙未進讀時敏堂○上劄請遇灾寅畏
時白虹貫日先生率同僚上劄其略曰天道不愾變不
虛生意者深宮護護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乃敬畏之
念尔弛宴安之心漸滋或有人所不知而天已降監者
乎古人之言曰一念之善慶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雷
雨由此推之則一念之不善一念之白虹也一事之不
善一事之白虹也雖無謫見於天者已為可畏况有之
乎伏願 殿下反躬深省益篤其嚴恭寅畏之誠自裏

至表自微至顯務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則天地陽和之氣寧不以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批曰內省多疚天譴宜矣晝夜憂懼反躬自省而已劄辭當體念焉

丙申入侍夜對○戊戌進讀時敏堂○庚子入侍書講○辛丑進讀時敏堂○乙巳進讀時敏堂○戊申上劄乞免不許

時有 召命病未赴故也

壬子入侍書講○乙卯會講時敏堂○上劄乞改正嘉義階從之

劄略曰臣於丁酉冬忝為司諫 啓請天將接見時勿

令臨海隨駕蓋以請丹世子之奏每以臨海有病為辭故也及臨海獄起光海以丁酉諫官為炳幾命加一資仍錄翼社原從勲臣於其時即上章懇辭而未蒙聽許心常慙愧始初清明之日前後偽勲悉行刊削則臣之所得原從亦在其中而獨其無功冒受之階尚在身上慙愧之心久而不釋懇乞 聖慈曲垂照察特收臣所有嘉義一資使得無愧於義而自慙於心不勝幸甚

甲子天啓四年^今上先生年六十二歲○正月己未^初

日進讀講學廳入侍書講○丙寅上劄應求言 旨

正月元日有白虹貫日之變 上下手札罪已求言先生乃上劄數千言其略曰薄蝕雖慘猶有常度躋以淫

長安集卷之五 三十一
疹倏于太陽謫見於天莫甚於此一之可畏况再三乎
况於月正元日三始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樞伏於
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于 聖衷也
臣竊觀今日之事有可以病民而召怨者固非一端如
裁省大同二局之設意非不美法非不密而變易舊套
排置新規法未及行而睚眦者半一國民情始不安矣
至於蕩滌逋欠尤是仁政之大者而該曹不思可繼之
道於事自磨鍊之際一切蠲免要以大悅民心其後卒
不能盡如其言如軍士價布匠人價布不計流亡絕戶
並皆次第催捧民情又失望矣竊念今日民生新離塗
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隔上一息延延

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眷之以甘脆欲望其榮衛完實
有同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况又攬動之以搖其精
困苦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溘然而斃乎撥亂之初
謂宜與之休息務為寧靜今日除一民瘼明日改一弊
政譬如治絲解結則止譬如引水決壅則止得寸得尺
漸入佳境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待其呻吟稍定財力
漸裕然後易轍改局之事方可徐議而今既謀始不審
未免於攬動之矣已展者雖不可縮稍裁濶狹毋為一
切之法以困苦之則回生起死之效庶有所冀少遲則
無及矣近聞廟堂議於今春所收大同米八斗內量減
半數云此即臣之所願稍裁濶狹者幸莫甚焉而顧臣

所慮者則有之焉中外行用木布並依 祖宗朝舊式以五升三十五尺為準既有 成命而旋為該曹所持沮格不行外方軍士價布不滿七八升四十五尺者既到還退 恩旨丁寧許令收捧而終不得納嗚呼此何等政體耶竊恐今日量減米斗之議或為該曹所格復如前日之為則刮毛龜背豈不得成而穀已穿矣豈不危哉伏願 殿下急召大臣與之商確或中分減一或三分減二寧使國用未裕毋令民力太竭畫為定數以應損上益下之義又曰徃在廢朝其晝夜經營費盡心機者惟在於土木一事而他如租稅軍資等惟正之供則置之相忘之域以故辛酉條三手糧壬戌條稅米三

手糧并皆未納而至于癸亥則并本年所納叢沓於一時夫以一歲之收供三年之入雖在豐穰亦所不堪况當大無之年乎此甚於曩時之怨所由而起也嗚呼暑雨祈寒天序之常事而亦有怨咨者誠以所仰賴者惟有君耳况乎水火餘生遭逢聖代澤未及究先竭其力聖仁深故歸怨速乃其必至之理古人所謂人不怨暗主而怨明君者是曲盡人情語也至於管餉之運只是調度之換糶移粟為名適行賀穀之實事則 朝廷處置亦不為無以取怨也臣愚請令 廟堂反覆商評已經裁省之外又行裁省上自 祭享御供之需下至百官廩祿百工稍食悉皆權從減以至於汰去冗員之政

朝廷蓋已講究 扈從雷都大臣及體察使諸大將軍
官亦限秋成并行權罷然後通計今年合支之數當用
幾石又取京中及兩湖諸倉已捧之數通計幾石若或
收支之數與之相當則諸般名色應捧而未捧者并皆
權行倚閣雖癸亥條稅米亦姑住催以待新穀其中不
應收捧而尚掛文簿者悉焚其券使貪官污吏不得憑
依假借為國歛怨則德音所暨遠邇風動變謳吟為歌
舞只在一轉移之間耳夫催科之與撫字勢相妨棄故
先民有言曰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今臣所論實本於
此蓋欲 聖明於催科中行撫字之政也至於軍旅之
事臣尤懼然臣前夏所陳無大徵發姑為設險自守之

計召募土兵以除南民遠戍之苦者蓋為千慮之一得
此係除民疾苦安固邦本之一大機關也昔在丙辰元
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內蓋不翅八九現天之所以告戒
者可謂諄複而昏迷天象竟至於為天所棄由此觀之
則天命之不僭蓋昭然矣 批曰省劄具悉劄辭無非
安民救弊之策卿之為國盡誠予甚嘉悅當與廟堂量
處焉

癸酉呈告曰逆獄出肅進讀時敏堂○甲戌進讀時敏堂
○乙亥朝進讀時敏堂入侍書講○丙子上劄論梁德允
事

時內司別提梁德允者有罪憲府方囚治 上命除刑

決杖憲府論 啓而未蒙 允先生與同僚上劄論之
其略曰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不審 殿下何
有於一隸而不肯自立於無過之地使應物之地有累
於私意而正家及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竊恐循此
以往將有無限不好事而臣民之仰戴 殿下息見平
明之至治者無乃或歸於左乎臣等於此又有所大懼
焉萬一有復於 殿下曰尊為民主不得一事自由寧
有是理婉辭微說以陰移 殿下屈己從諫之心則是
導 殿下以自用而他日肆然人上莫之敢撓之患自
此而始矣為今日德允輩之地則可謂得計而於 殿
下宗社生民之計則豈不大誤乎 批曰德允年老之

人也以難明之罪受刑而斃則不亦冤乎劄辭當留念
焉

戊寅進讀時敏堂○己卯入侍書講李道叛報至○庚辰
請對論事夜宿衛○辛巳 引見八侍

論八江都非計

二月丙戌初二 引見八侍○庚寅 引見八侍○辛卯

朝 引見八侍昏又八侍○壬辰朝 引見八侍承檢察

本道之 命夕出宿城東是日 大駕奉 廟社南巡○

癸巳到龍仁上狀論事○甲午到竹山上狀論事○丙申

到聞慶通諭道內召募兵糧

文見文集

丁酉到咸昌與方伯閔公聖徵會○戊戌聞官軍破賊留
捕裁降倭三名自賊陣逃來者馳 啓

己亥巡龍宮○庚子巡醴泉○辛丑聞道明璉為其所
斬還尚州拜先墓○丙午西行○三月乙卯朔復 命○

丁巳講學于 元子○己未 引見八侍○庚申講學于

元子○訪沙溪金公旅軒張公○答沙溪書論握手

示握手說鄙生自十年以前作此見解每見人說當用

一輒据鄭註辨之而但未知據中方寸必令當掌處狹

小是何義意且疏云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是乃

令拇指在外安在其累手耶以此未免致疑思之未透

前夏忽有人來說用一為是之意甚勤而正說破平日

致疑處以故不欲膠守初見意彼說或是故前日以為

稟質耳非決以用一為是也大槩疏所謂繞於手表必

重云者用一則說不行來論得之句絕皆精當只是記

所謂裏親膚一句所以備經文之未備文順理明白無

可疑不知高明何病於此而必欲改裏為裏又改疏中

令字為令耶若如來說則恐當在令字下著言字不當

你如此短澁文句也且令裏親膚一句在儀禮則猶可

如此讀在家禮註中則上面本無本經紀裏親膚一句

又何可如此讀耶幸舍是已之心參校彼此反復尋繹

則不難見矣

乙丑進讀景賢堂○丁卯進讀景賢堂○己巳接見毛將

差官以別雲劍八侍○庚午進讀景賢堂引見八侍○
甲戌進讀景賢堂○乙亥八侍書講○四月乙未叶二三
告加給由出謝○丙申進讀景賢堂○丁酉上劄論事
略曰 聖上臨御之初聽言如流諫諍之臣各自奮勵
其間雖或有微細風聞未免失實者豈可因此一例揮
斥有同見噎而廢食乎人主之所畏者惟在於臺諫若
有一毫輕視之心則亦終無所畏而肆然自聖之患甚
可慮也 殿下近日舉措微似有此兩司所謂訑訑之
聲色臣等亦憂之久矣目今變亂之餘尤當翕受敷施
以盡衆論不宜靳固沮抑以鬱其氣也頃日憲府所論
聖批過於嚴峻臣恐子息之所憂於衛侯者不幸而

近之矣

已亥八侍書講

有八直玉堂次李汝固壁上韻一絕云空踈無補主
恩淡三復檀河愧夙心次第歲華驚曉晚驚飛鶯語又
蟬吟是日八侍乞解職不得請復用前韻乞解徒緣疾
病淡豈能於世便無心溫言不許投閒願竹塢松墩入
苦吟

癸卯迎准封 皇勅○製進 教書○丙午進 元子會
講有 宣醞 賜紗○丁未上劄乞遞 不許

先是李有林嶽起逆璉及璜并出賊招李延平貴上劄
請鞫問璉且論璜罪 上不納至是璉與迨共叛伏誅

延平乃欲防禁珙一日袖劄草來示先生大意先言珙請廢母后之罪後論緊出賊招不可不早圖云先生答謂若以廷請之事論之則雖晚猶可若以出賊招論之則諸王子必將次第驚畏謀始之日不可不熟慮而發延平不聽遂上其劄上嚴批不從延平又上劄極論且醜詆三司以不從已言於是憲府先上劄請議處諫院亦繼之先生獨執前見不變且謂王堂與兩司有間不必更論延平怒甚因登對搆斥先生乃上劄陳情乞免其略曰臣伏聞昨日延平府院君李貴詆臣以不諭仁城至以奸人目之臣惶駭震越終不忍甘受此名而泯默於君父之前也夫李貴之欲防禁仁城出於

宗社之慮臣雖迂腐亦不敢以此論為非獨臣所慮者自古疑之一字必為讒口所乘而事變無窮常出於意慮之外萬一他日事有難處或不能終始保全則今日諸臣所以委曲宛轉長慮處變之意反歸虛地其有傷於聖德豈不大哉至其所謂令寧家屬入處闕內以時接見施以親睦之恩者聽之雖似甚美行之亦恐不安又聞王子之現出賊招者不止仁城云若然則彼其聞此處置必將次第驚憂朝莫莫保聖明之世安忍使骨肉疑懼狼顧脅息復如廢朝之時乎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違心詭隨以苟同於人而取媚於時也臣之素心以此為耻故上年論極之時不能

聽人敦迫變其初議抑臣聞之古之大臣惟恐人之不
攻吾闕而今之重臣惟恐人之不與已同同則喜而譽
之不同則怒而罵之以此謀國恐非國家之福而士之
狷狹知耻者寧有長揖而去耳安能仰其鼻息聽其脅
制有如轅下之駒哉伏乞 聖慈亟許遽斥以嚴公議
以安愚分 批曰省劄具悉卿意和而不同君子之事
守經不撓玉堂之任也於卿少無所失勿為多辨安心
察職

已酉又上疏乞罷 不許

延平見 上答先生劄批即日又上劄攻之先生不獲
已上疏乞罷其略曰臣伏見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詆

斥臣不遺餘力似欲照臣以二心之律臣讀未終篇心
神惶悸寧欲溘死無知而不可得也人臣既負如此之
謗理難自立於士夫之列雖蒙 聖慈憐察不欲論以
有司之法亦當鑄削職名屏退田里使得杜門省愆免
為 明時枉死之鬼乃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 批曰
卿其勿為相較體予至意安心察職

五月乙卯 賜送魚肉及扇○丙辰出城寓住心村

延平見 上批有所左右怒益甚又搆劄萬餘言專攻
先生辭語極慘至有不忍聞者 上畱其劄不下先生
本不欲相較以體 上意及是則不得已出東郊待
命

已未 元子送酒饌○甲子上劄乞行遣 優批不許
劄略曰臣伏聞延平府院君李貴又上劄萬餘言暴臣
罪惡至有人臣所不忍聞者在臣分義不敢晏然於
輦轂之下退伏荒郊今已九箇日矣而嚴譴不行公議
不發愈增悚惕措身無所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今夫
爾汝之穢不至甚耻而且欲充其無受之實義之用也
况人加我以不測之名我乃自謂無此而揚眉吐氣傲
晚言者以為無如我何則其人之無耻而不義不亦甚
乎伏乞 聖慈特降指揮早賜決遣 批曰省劄具悉
卿懇卿之忠謹予嘉之久矣李貴雖有千言萬語予豈
有聽信之理乎朝廷亦必非貴而是卿在卿有何慚悚

之事乎卿體予意更勿控辭安心察職

丁卯又上劄乞退 不許

劄略曰士君子之所以異於鄙夫者無他以有廉耻一
節耳若於此放過則是亦嗜利冒進之流卽與患失者
奚別哉昔呂蒙正之罷相太宗謂左右曰蒙正墜復位
目穿矣錢若水聞之歎曰陛下輕宰輔如此此蓋無一
人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遂翩然有拂
袖之志終為急流勇退之人太宗之言未至於詬辱而
錢若水不親於其身猶且激仰如此况臣躬遭不測之
謫而重之以詬辱此而晏然則嗜蹴之食亦可安而受
之豈有身為士夫而曾乞人之不如哉夫仁城之苑生

何預於廷臣而實狀未著之前咸欲其無死者是乃赤
心愛 殿下豈有一毫私愛於彼哉雖以李貴之憂
國如狂亦必以保全為言者其心亦若此耳何不以已
度人謂人如已而乃以樹功疑人耶若如此言則是袁
盎陰貳於淮南厲王而寒朗為楚王英之腹心也豈不
慎哉天日下燭本不足辨而冤氣滿腹不得不吐出一
口然亦不敢索言者誠欲仰體 聖意也臣之情事亦
甚苦矣臣聞古人之言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曰保
初節易保晚節難今臣犬馬之齒已六十有二矣環顧
平生無一善狀而然於廉耻一節不敢苟且今若抗顏
再入為人所笑則舉平生而盡棄之矣豈不悲哉伏惟

聖慈亟許遮免 批曰卿體予意勿為相較安心察
職

戊辰 再命召令八侍書講不赴上劄乞罷 不許

時先生乞退益力領相完平李公 啓言鄭某重被入
言決不可供仕自 上若以某為無罪則今姑許遮旋
卽愛用何傷哉 上亦不許再 命召令八侍講選先
生皆不赴又上劄乞遮略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死生夷險惟命之從而况 賜以溫諭滌其瑕垢
申之 召命促令八侍在臣分義惟當急起趨赴不敢
俟駕而反復息之畢竟難進二字參前倚衡有難於抗
顏者此是羞惡之心中發現非有一毫矯飾亦非有

一毫悻悻之念也竊念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至情所
在與之聚之無棄其志無強其所不願乃是慈父之事
而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惟在於此 批曰卿少無著
耻之事勿為如是從速出仕以副予至意

已巳拜司憲府大司憲上疏辭 不許

疏略曰殫墨未乾 恩麻遽宣不惟臣內自修省未免
有上九輦帶之嫌於 聖上待重臣之道亦未安當且
三司之長地墾雖均至於振肅朝綱糾劾官邪使百僚
有所畏而不敢干則憲府之任最重而難稱今臣正所
謂自救不給者尚何以非諸人乎 殿下此舉雖謂之
一舉三失未為過也云云 批曰省疏具悉卿宜勿辭

察職

三告加由又上劄辭始 許之

劄略曰嘗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
一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
以不慎也臣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退
者則雖重被物議不許辭避其為臣者亦貪戀寵眷晏
然不去一夫先之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成習俗終至
於廉耻掃地利欲滔天而國無所賴然則一夫進退其
關於風俗者果何如也自今朝著清明搢紳相讓蓋無
一人念耻而冒進而 殿下乃欲使臣充一夫之數以
啓無耻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乃薄乎孔子曰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於此職終不敢就云云 批曰遽差

已卯買舟南歸

蓋恐旋有 除命則不敢輒去故趁未付職前退歸是日還拜副提學被 召○六月上狀辭 不許令促行上疏辭 不許

疏略曰中興收召之初臣非不知不堪從宦而然猶自力趨詣者誠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欲仰瞻天表者實出於臣子之至情而亦念 國命新造人心未定大小臣僚必須咸萃於 朝廷之上然後精神折衝可以杜覬覦之萌而臣雖無似亦係 先朝從臣旅進旅退或

可謂一塵於泰山故黽勉經年不敢為顧惜身命之計今則 聖澤益流邦本益固賢能布列各職其職如臣迂腐無用留無所益去無所損正如江湖之一鴈不足為多少而其身之疾病衰場一年甚於一年投閒置散廢伏田園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自知其有所不能易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懇乞 聖明曲察微悰特許流改云云 批答在下 拜承政院都承旨○八月 嚴旨趣召

有曰卿非林下逸士進退似不可自任不辭而退有若逃遁者之所為無乃於禮有欠乎予望卿來不翅若飢渴卿今又辭以疾病予心缺然卿勿控辭須速上來以

副子璽

承命西行

先生以一向廝捱分義未安遂趨召

壬寅二十八都肅謝直內局

以中殿產室廳故也

癸卯進讀講學廳○丙午陪祭于太祖世祖影殿○戊

申入侍朝講

上引前慰諭仍曰卿之不辭而去於禮有之乎璽璽然去之予甚慚覲矣先生謝曰聖教及此臣罪萬死臣既得述命趨未付職以去其時當去與否則臣不敢知若去則前啣官豈有辭朝之禮乎先正臣李滉亦嘗

如此矣臣非敢援引先賢但願殿下知有見例耳

上曰然先生仍進啓曰臣在鄉時聞政院有封還

內旨之舉臣甚喜其得體及到本院見草記則殿下

至有不識事體任自為之之教極為未安出納惟允政

院之任聖教亦豈每每盡善乎如其未盡則臣在此

任亦不敢不為封還雖被重譴有不暇恤也敢此預

達上為之改容

長胤及宋浚吉中司馬略設慶席○九月癸丑初二進讀

講學廳○乙卯扈駕拜健元顯裕三陵祭穆陵○

庚申罷內局直有宣醞賞賜○辛酉進讀講學廳○特

加嘉義大夫

備忘記曰都承旨鄭某前為副提學時論語一部終始
進講非但勤苦倍他盡心論難惓惓不已予甚嘉歎古
語曰無言不酬其特加一資以表予嘉獎之意蓋先生
既去館職 上益思啓沃之效每不能忘既命陞秩且
或特召入講筵與之討論經義

上疏辭 不許

疏末兼陳典學之意略曰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
愛人敬事而信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此而
中間一敬字為五者之本人主之尤所不可忽也竊念
聖明於節用愛人與民信使民時等事固已不啻力
而能而或恐於此字上微有着力未到處益施為號令

之間一毫不謹則便不得為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為
不敬也伏願 殿下於其已能者思所以終始之於其
未至者思所以至之純心積功推致其極則程子所謂
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豈虛語哉使一國臣民涵濡
聖澤者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
亦與有榮矣 批曰疏末所陳實是格言予當更加體
念焉卿其體予至意勿為控辭

丙寅入侍書講○丁卯進讀講學廳○因李義吉疏陳
啓

略曰有 敬陵參奉李義吉者疏論 大院君崇奉之
意而肆言無忌有若敦迫 君父之為者極為寒心此

是國家莫大典禮上年禮官與儒臣參考經史裁酌古今定議于大臣非不詳盡而乃有一種異論備於朴知識之疏益已駸駸然有廟饗之意而猶不敢公然道之今義吉則直曰殿下之宗廟為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其言之輕率恠妄又已甚矣至於廟寢廊廡之喻尤極無謂臣等固知此等無理之說不足以熒惑聖聽於論議已定之後而區區之慮猶不敢昧然捧入敢此陳達

庚午扈詣慕華館閱武○辛未進讀講學廳○乙亥進讀講學廳○丙子入侍晝講○己卯進讀講學廳○十月長胤登第設慶席○因雷變陳啓請修省

批曰予自忝位以來未有功德以福生民徒召天地之灾貽害蒼生予極慚懼無樂為君卿等為予陳戒若是惓惓足見卿等愛君之誠啓辭當體念焉

丙戌初五進讀講學廳○戊子上尊號于慈殿入侍○

壬辰以特命入侍朝講○癸巳進讀講學廳○甲午進

讀講學廳○乙未進讀講學廳○丁酉進讀講學廳○庚

子扈詣文廟謁聖○壬寅進讀講學廳○甲辰進讀講

學廳入侍晝講○乙巳進讀講學廳○丙午扈詣私廟

親祭○十一月辛亥朔進讀講學廳三告加由○己未

進讀講學廳○壬戌親行冬至聖闕禮入侍○癸亥

進讀講學廳○甲子親行聖節聖闕禮入侍○丁

卯 引見入侍○啓請停鄭霽等梟示

略曰臣等伏見刑曹公事公州居鄭霽等六人以田結欺隱等事並請梟示已為蒙 允此輩奸濫之犯死固無惜但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故聖王之欽恤常在於此 祖宗朝法典雖十惡大罪已承服之人亦必啓覆後行刑其重民命之意極其詳審惻怛益如此今日一人陳訴刑曹遽請梟示二年遲滯之獄一筆句斷快則快矣第未知於 聖上欽恤之道 祖宗審覈之典果如何哉臣等之心戚戚有不安者不得不仰陳所懷 答曰卿等之言甚是令該曹更為議處

癸酉進讀講學廳○庚辰上劄辭 不許

劄略曰臣竊聞右贊成李貴於頃日 登對提起臣日前之事而其說甚峻臣聞之膽慄臣性質迂愚徒知常理之可恃而不知事變之無窮但見目前之近憂而不見未形之幾微圖事撥策十失八九以此罪臣則臣有所不敢辭者矣伏乞 聖慈鑄臣職名使得辱伏私室追省愆尤不勝幸甚

十二月癸未三進讀講學廳○戊子進讀講學廳○壬辰 承命科平壤儒生試卷○陳 啓乞免 不許

略曰即見刑曹公事鄭霽等隻人黃天憲呈狀于刑曹而現斥巨名指為循私臣驚惶之極繼以痛心臣雖無狀何敢援引經義飾為辭說以欺瞞 君父而陰濟其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五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五
三八

